

種八十第書叢小火烽

獅子狩

著 德 布



版出社火烽

售代總社活生化林桂

MG
I 266
438
2

種八十第書叢小火烽

獅

子

狩

697

著 德 布



3 2173 1050 1

目錄

題記	一
獅子狩	一
陽光	三
火炬	五
斧	九
我們的帳幕在那兒	一二
窗	一四
樓閣	一七
歌者	二〇
球	二三
想飛	二五
這一類人	二七
保壘	二九

網	三一
賭	三三
遠征人	三五
天下	三七
雨天	四四
下駄之憶	四七
夢之類	五〇
郷景	五二

題 記

請寬恕我過去有這麼一個見解，以為散文寫來鷄零狗碎，是文藝體裁中一種最卑賤的形式；這錯誤的見解一直被保持着，一直到我寫獅子狩。

獅子狩是二十五年六月寫成的，那時候我正在紹興城郊流浪，紹興雖是那樣的蒼老，荒涼的小城，那時却已經有人「撐起國貨的旗幟來販賣別國的東西。」而紹興人呢，漫不在乎的從茶樓或者從「咸亨」酒店里出來，順手隨便買一兩塊「國貨」肥皂，還稱讚着「國貨」便宜不止。

這樣的事情一個神經脆弱的人是要流淚的：一個人口渴着飲水，却不知道飲的是一種毒酒。這樣，看到法國畫家特拉克洛亞的那幅「獅子狩」時，不免有所感觸；而那樣的小小的感觸，顯然不能寫詩，小說，或者戲劇，只配「鷄零狗碎」寫一點散文，但文章結尾寫到「撲過去」時，覺得自己按捺不下奔放的情感，到此却作了最適當的結束。散文雖則不免被人視為「鷄零狗碎」，但散文也有散文的好處呵！

於是，我如同揮金如土的浪子回頭變為一錢如命的慳吝漢一樣，我開始許給了散文以特有的尊嚴，從此也開始鍾愛了散文。

而僅僅兩年短短的時間「獅子」真的撲向敵人去了，這其間，我看到了×人的殘暴，也看見了我們新生的力量在戰鬥中堅強起來，我用着喜悅的心情寫下了「窗」。但是，無可諱言的，以紹興作起點，我也被迫作了更大規模更寒愴的流浪，而且承受着無比的苦難。這樣我又感慨萬端的寫下了「天下」、「鄉景」、「嘉陵散記」以及「夢之類」。

今天呢，在湘北大捷之後，誠如「夢之類」的末段所說，「離開我們親眼看見祖國的歡笑」的日期已經不遠；當我選定「獅子狩」做這集子題名的時候，我比以前更有按捺不下的奔放的情感。我要重覆着我在「窗」里已經說過的話：「我們需要自由更甚於需要空氣，讓我們的自由和空氣一道流進來吧！」

布德 二八年十月，四川重慶。

獅子狩

什麼時候我記不起，然而我看見過一頁一個法國畫家特拉克洛亞的「獅子狩」是真的；那畫面塗抹得儘夠味；濃綠的樹，天是藍的；獅子像惺忪的坐着，獵狩者兩個人都有紫紅色有力的臂膊，好像他們已拈起槍準備開始射擊了，獅子却依舊惺忪的坐着，獅子是不生眼睛的。

這畫面和色彩一樣夠人記憶；我常常拋不掉這記憶，這記憶常常折磨我；看見一叢樹林子的濃綠我就常常要想這又是個獵狩者射擊一些獸類最好的蔭蔽了，我明晰要記得那頁畫裏獵狩者自己的面目是安置在樹蔭下，於是我開始懊悔埋怨「獅子是不生眼睛的」不該了，獅子有眼睛，獅子也並不閉起眼睛睡，這全是那一重「蔭蔽」爲難它；我不知一種動物死在另一種動物「不露面目的算計里有多少？這個世界裏動物都有它自己「蔭蔽」來保衛自己，也來傷害別的，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這個世界應該咒咀。

然而我能咒咀這世上一切所有的生物嗎？固然我看見過獵人在蔭蔽下算計他的目標的畫，我也能想得起人在戰場上是怎樣利用「地形地物」做蔭蔽來殺害別人；然而獅子的蔭蔽呢？也許獅子龐大不能有蔭蔽，也許獅子並不算算計人不用有蔭蔽；總之獅子顯明的坐在巖上沒有蔭蔽是

真的，你看見過那頁特拉克洛亞的習作嗎？在特氏的習作裏獅子被安排到這樣可憐的命運里，誰又能沒有感傷呢？在特氏的畫幅上獅子是可憐的生物。

於是在憐憫獅子沒有蔭蔽的情緒下，我決計譚看起人類所藉以自衛而害人的「蔭蔽」起來，但是這工作使我訝異，這民族里我沒有看見過一個貧乏蔭蔽的人，也許他們有破碎的衣裳，然而全不肯讓「破碎」漏自己的臉，他們自己遮掩起自己的面目來，算計自己民族的人，却不保衛自己民族；而別個民族却已蒙着「掩蔽體」來襲擊了！

這我又如何呢？

我看得十分明白有些人用假面目害他自己的兄弟，有些人，在臉上塗起一抹黑搶自己熟人的家財……一切擄掠奸淫的勾當只要遮起面皮就全好幹，我能抱怨那些侵略我們的人嗎？而且有人告訴我們這里居然有大影撐起「國貨」的旗幟賣別國的東西的人，叫我真好說什麼自己的人替別人甘心「偽裝」讓自己的人欺騙自己人！

這叫我咒咀也無用了，又想起那一張特氏的習作來，獵人那紫紅色有力的臂膊，我是不配抱怨的，他們長他們自己的，然而自家人替別人做「蔭蔽體」又何所甘心呢？我連抱怨一句也不屑，好也算，獅子生眼睛的，獅子生眼睛也不想瞞睡，獅子在這個世界的安排下不一定是可憐的生物，我們不能叫獅子來一股蠻勁嗎？獅子是龐大的，獅子有的是蠻勁，我請你們大家幫我喊——

「撲過去」

二六年一月改舊作。

陽光

三月，陽光從樹林子里漏下來，樹葉子還長得十分疏朗，我立在樹下，陽光便披了一身子。陽光很明朗，那光彩使我記憶也明朗起來，我想起遠方友人的來信。

信是用草率的筆綴劃下的，淡淡的鉛筆的字跡中，我彷彿看見了朋友那雙又濃又黑的大眼睛，那眼睛在說話，我彷彿聽見它淒切的呼喊——

「告訴我！我們的陽光在那里呢？我們希望的陽光是太美麗而我們的心是太陰暗了，我們要陽光……」

朋友是一個鄉下小鐵匠，他也讀過書，但他更需要工作。每天他看見鐵爐子里火星笑着飛出來，又看見它黑下去，死了，變灰；就這樣他在那黑色的小市房里安排了自己七八年陰暗的生活，黑色的小市房里是晒不到陽光的。

於是，在我有一次告訴他西湖二月陽光的可愛以後，他的感慨來了。我不知如何慰藉他。我想起天下另一羣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我想起磨秤桿子的小三子，我想起在磨房里永遠奔波於貧窮圈內的老王，還有那一羣胼手胝足把生命交付給工廠的無罪的靈魂……我不能再想下去，牆外一聲汽

車喇叭的呼喊，使我從似夢的情況中醒來。陽光從樹林子的頂尖掠過去，照着短牆了，我的思念落在另一羣人中間。

這一羣人我也熟悉，他們用小三子磨光的秤桿，給那羣無罪的靈魂以公平的酬報。却不會想着他們連老王磨房里的麥麸片都吃不起。他們把自己交給逸樂，陽光下他們恣意的跳着，笑着，他們有輕車，有……陽光是他們的。

但世界每一分鐘都在變，誰能擔保那一羣生活在黑暗里的人能永遠不想到陽光？你聽他們此刻的清晰的聲音——

「我們的陽光在那里呢？」

陽光是一筆債，你設想那情景將怎麼駭人？他們有一天都將伸出手喊：——

「還我們陽光！」

我彷彿又看見朋友那一雙又濃又黑的大眼睛，眼里的火星也笑着要飛出來……

火炬

是的，我不想隱瞞，在寒冷的冬之季節里，我確曾想用愛情之火來溫暖自己；和此刻一樣，那時我在一間極小的房子里坐下來，我捻亮了電燈，我看見爐火滯緩之步伐昇起又降落，看見梅花淡色之身影，拋在燈輝下。於是，我禁不住自己的心之火簇的跳躍，攤開稿紙，畫起短短的書簡；短短的書簡中我按捺不下自己悠長的悶鬱。

就是這麼我把信寄出去了，我用自己僅有的勇敢把這信寄出去的。以後，我馬上離開那間極小的屋子到另一間小屋子里去，我不敢置信命運將給我榮寵之賞賜的。然而，正像你從前祝福我一樣，我在另一間小屋子里竟然讀着從浙西遼遠的寄來的回書，自然，我的喜悅你可以想得到，但你想不到的，是我却因此而自己安靜起來，我沒有寄出第三封信。以後，我回到山上去，我用一堆書，一疊稿紙折磨自己，我不再想笑，這你明白，我這次回到山上來都緊繃起臉。春天里我不再想到青色戀慕味的夢了。

你的猜測是對的，你如今告訴我我像一個不敢玩弄爆竹的孩子。你說得好：我一手執着火炬，一手數着一連串的爆竹，我想放，而我又怕會爆出不幸來，所以我這麼猶豫。我在猶豫的狀況中使自己

沉默是不得已的，我苦痛，而沉默又叫我無聲的忍受苦痛。

但有那個聰明人可以告訴我，我應該如何處置自己呢？我僅僅爲一個人苦痛着，而那個人是不會知道我爲她痛苦的。我感覺着自己這種熱情之可鄙薄了，當有一次到山下去看見另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是都市里有名的戲院子，我跑進去，看見無數人的頭在那里滾着，笑聲呼聲像一陣潮趕一陣潮。二樓上平劇場里人氣濃重得使我馬上退出來，我真奇怪那一大堆人能把自己安安靜穩的放在椅座上，而戲子們又能在台上扮演得像煞有介事，一個有一副滑稽的嘴臉的小丑登場了，觀衆們又是一陣震天價喝采，但沒有人感受空氣的污濁而跟我一起出來。

我落樓來。穿過「共和廳」，「共和廳」里一樣熱鬧，台上三個人的技術表演哄住那一大堆人，後面椅座上時常有人站起來，又有人喝着要他們坐下去，白衣的侍者們忙得像幾匹燕子。我看見台上兩個赤膊的漢子在燒着火的木架子中竄，又看見他們把碎玻璃片吞下去，用洋油嗽口……但這些把戲仍然不能引動我的興趣，我走了。我到影戲場看歌舞團去。

Viola 的聲音像一支烟慢慢的飄過來，藍色的布幕前，七個歌女用輕綢裹住上半截身子，步武輕緩的起落。寬紅燈光從歌女們臉上討來各種顏色賣給觀衆，他們都沉醉着，我知道你來也準會打哈哈的。

可是，我又走了，你知道我想找一個清涼的地方，於是，我跑到屋頂的洋台上去，想着熱鬧的氛圍

里寂寞只有我，我怎能不有傷感呢？我想起黛莉來。

藍天上疏疏密密的鑲着銀色的星子，我望得見遠處白茫茫一片錢塘江靜靜的睡着，我想如果這時有她在身旁我又將有何種心情呢？

我給自己一個冥想的旅行。

但是歌舞團里的Viola聲音輕輕飛過來，給我冥想的旅行上劃起一道海，我不能再把黛莉想下去，我看見這海上有無數人爲了生活而掙扎着，有無數人爲了生活而在火里竄，而出賣色相來供給別人的娛樂；又有無數人爲了生活的憂煩而借此刺激自己，而且這海上風暴也快來了……

我不禁爲這些生活在海上的人們就憂起來，整個戲院子的熱鬧情況又在我眼里浮現，我却彷彿看見他們那羣含笑的臉龐都在那里掉淚，（淚水淌下來濕得我腳底陰涼涼的）他們呼號，他們企求提攜！沒有一隻船度他們過兇險的海去。

我真鄙薄自己過去太浪費熱情了，我不能僅僅爲黛莉一個人而苦痛着，我在大衆里生長起來，我不能忘記大衆。

說我像一個想放爆竹的孩子也好，但如今我可告訴你，我不再猶豫了。是的，我一手執着火炬，一手執着爆竹，我要用火炬點起爆竹驚醒一些人，我想用火炬指示他們誰是目前中國的主人，不再感到爆開來火星的會灼傷自己了，可不是爲大衆執着火炬而受傷是榮幸的？

讓我們把火炬點燃吧！把眼前的災禍告訴給任何人。記得當年只烽火一現，愛國的健兒都從四方奔來救多事的中原。而如今，我怎麼說好！你看——

錢塘江在亞細亞的平原上靜靜的睡着，我們的人民也靜靜的睡着。

我真的只有把火炬點燃了，聽啊——

「『鐘』」

● 末句「鐘」字上一「个」讀表聲音上昇意

三月，杭州，荊山。

斧

孩子，新年里你要我買了木製的斧頭給你玩，如今你玩着斧頭時，又聽了你母親的唆使，要我講關於斧的故事，我看見你母親在調皮的笑，你瞪着一雙黑眼珠呆呆看我，我不好再當做不理會，獨自獨個兒看書，我看見你黑眼珠里漸漸起霧，你的臉色是我最愛讀的書本。

是的，關於斧的故事像你母親所說我曉得很多，我應該把這些故事告訴你，你現在有愛聽故事的年齡，但我怕這些故事講來不動聽，我不會像你母親那樣給你講「失樂園」，也不會像你祖母講「西遊記」，使你擔心到亞當、夏娃和唐僧的命運，故事講完了你還用小嘴嘆着：「再講！再講……」我似乎也可以把盤古氏用斧頭開天闢地的故事，講得使你覺着驚奇，但我不願像她們用這些神怪的傳說來蒙蔽你無邪的天真，我們眼前是人的世界，你將來會明白的，引你走向人的世界來是我的責任。

對的，人關於斧的故事你曉得的，有佛蘭克林替陌生人磨斧而反落得那陌生人的奚落，華盛頓用斧砍去了他父親的櫻桃樹，却因為他能誠實的承認自己的過錯，而博得人們的稱許；還有，我也記得，那是七里莊木匠阿季，因為欠債逼得緊，二月里把他的師傅娘和小季，一家三口全用鐵斧結果了

性命的慘劇；這事情哄動全村莊，我不是也領你同你母親一道去看過你看見那間小屋子裏，阿季直挺挺躺着，胸口冒了血，身邊斧頭上的血却凍得變紫。你問我：「爸爸，阿季給什麼人殺了？」我的回答是：「他自己殺了自己。」這回答顯然更加使你疑惑，你當時想立刻再探問底細，但我給你阻止了，我不等你問便埋怨你：「孩子，不要多管事，阿季死了是規矩人。」

誰料得到那一件事情會十分強烈的感動你？那一天回去你不吃飯，獨個兒拿着我買給你的斧頭去廂房里玩，你母親怕你害了病，喊你也不回答；等我們來看時，你却臥在廂房的地氈上，閉着眼，那把木製的斧頭睡在你旁邊；那光景恰真像阿季家里。我看了好笑，你母親氣得躁腳，要打你，說你弄髒了新大衣，而你只淡淡的回答：「媽，我學阿季做規矩人。」

這以後我不敢對你多說話，偶有的談話我也十分謹慎，我明白了——一個大人的語言行為影響孩子的語言行為的力量是這樣的大，我於是漸漸顯得對你冷落了。但這回你又逼着我說，要我對你說什麼，我想到的只是一則近來報紙上看到的新聞，事情是這樣的——

「一個巴西國人的兒子，在一個日本人的園子里採果子，給那園主人一斧砍着要害；這個可憐的受傷的孩子，只來得及活奔回家里，把這緣由告訴他父親，那一點短短的時間，便吐出最後一口氣死了；他父親無法再聽見他說一句話，喊一種聲音，孩子生前是新鮮活躍的，孩子死了也留給人新鮮活躍的記憶，這使他父親變為瘋狂，懷着手槍滿街上找尋日本人，找着日本人就槍殺，那個殺他兒子

的園主人的兒子也難躲避他不可避免的惡運，還有……」

孩子，你皺皺眉？我懂得這「故事」不能引動你興趣，而且，巴西，日本，那一些名詞，你也分不清楚，是不是？但你不用記住這些，你只要知道一個外國人的孩子，因為在另一個外國人的果園里偷果子而被人殺死，和木匠阿季的自殺，一樣都是事實。現在你且想想木匠阿季的死和那個偷果子的孩子的死，木匠阿季因為沒有錢買米所以借債，而終因為債追得緊死了；他沒有想到別人園里的果實可以採來做自己的食品，他看重「規矩」，他把「規矩」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們中國人一向來是看重「規矩」的，阿季因為守「規矩」死了，而如今許多人却死在別人的不守「規矩」里。我們如今再不能學阿季那樣自殺，我們要殺那些不守「規矩」侵略我們的人去。孩子，你應該乖一點明白：我們中國的果園里強盜太多，你再不要躲到陰暗的廂房里去，我們要看守住我們自己的家園。那園主人砍野孩子的刀斧如今在你手里，聽爸爸的話，好孩子！

「把斧頭舉起來！」

我們的帳幕在那兒

豪着滿臉北地的風塵，我回到江南的水鄉來。

我又看見江南的藍天，藍天下輕烟鎖着遠樹，青青的麥色和淺淺的水蕩了……還有，村女在小池邊擣衣，我看見水底眼睛里有村女的笑渦；古廟神座上，發悒的老婦，用稻草結下虔誠的願望；我也看見村民們「繃魚」那種場面的熱鬧……

「繃魚」那種場面的熱鬧，是漠北人的夢里所尋不到的。江南人在春三月把極小的魚秧放在池塘，冬天他們用一網網繃起沉重的收獲；我看見「繃魚」時，鄉民每三兩個人駕一隻小艇，再敲起柝聲，把網一次次下水，在下流他們用小船，竹籬築起「關防」，使魚羣在極小範圍里就擒；船上的柝聲響澈水底，看遊艇一匹匹上下；岸邊一大羣鄉民粗壯的臂膊，安排好一千隻「魚兜」，一千支「魚叉」，守候漏網的魚來，博一個意外的驚喜。看熱鬧的人羣的喧嘩，喝采，笑，給予船上「繃魚」的人們以精神的鼓勵；一網網繃起的魚鱗，都在陽光的夕照里閃金……得意的笑從鄉民嘴角邊浮起，這收穫使任何人都眼紅。但我懷疑起這「收穫」就嫌太沒有保障，買一兩隻魚網費不了多少錢，只要識水性的人也任何人都可下手；可是，鄉民們給我的不是嘆息，却是一個意外的回答：他們使我明白了

「魚蕩」是他們私有財產的一部，防制人偷，有專給管魚人睡的茅舍，在水中央，處置偷魚賊，他們從祖上就預備好苛刻的責罰，這使胆小的偷魚人就連黑夜里也不敢把他極細碎的脚步移近池邊。我無法想見他們責罰的苛刻，但水中管魚的茅舍却真的給我靜穆的莊嚴的貌相。

誰能想得準那破漏的茅舍在水上足以防制那廣大的有野心的人羣的覬覦？

於是，我不能不想起更廣大的一羣——我們自己這一國家的民衆來。我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另一個國家的人們却安排好「魚兜」、「魚網」……把我們當做淺水遊魚，我又想起漠北風挾着黃沙滿天飛，住居在「水草田」附近的同伴，每一個夜晚都驚心牛羊的呼喚，都提防賊來。

我們無法遮斷野心人的「虎視眈眈」，在漠北，「風吹草低見牛羊」，朋友！你告訴我！我們看管我們的牛羊的帳幕在那兒？

二五，二五，瓜。遞。

窗

只要稍稍給我有一點可以安靜自己的機緣，我總歡喜凝思。此刻空襲警報的汽笛聲剛剛淒慘的叫過，窗口本來望得見的那羣掘防空壕的鄉民們，都像影子那樣的躲向松林去，××港靜靜地流着，室內只有不時擊發的高射炮撼動玻窗的聲音。

自然，間或我也可聽到三兩聲炸彈爆炸在遠處低沉的悶響，而且我也設想到總有一個時候有一顆炸彈會向此間落下，敵人的「鬼畜性」是無可理喻的，也許就在此刻。可是，我並不恐怖，更不想逃避，我到底向窗前黑色的窗帷沉默了，一個人想望的美麗和興奮，竟使一個人會捨棄生之渴望。

想着已經是應該卸下窗帷的時候了，在我們那邊，夏天為怕陽光的酷熱，差不多家裏都裝上白色的窗帷，而為了要儘量吸收秋日陽光的溫暖時，到秋天，窗帷是應該被揭去的。可是，如今在窗前，窗帷依舊靜靜的垂着，而且是黑色的。高射炮聲不時撼動玻窗，窗帷每次都感到戰慄。假如在深夜，這一準又要麻煩黛莉的手指了，每次夜裏警報來時，只要廂房中還有燈火，她總趕忙要去拉攏黑色的窗帷，然後睜着一雙大眼睛看我，那是中華民族自信的光輝，那是一種渴望自由之火的跳動。

但白天，是雖有警報也不須「燈火管制」的，窗帷決沒有人拉動，變色的窗帷，變色的地氈呵！窗

口望得見港那邊遠遠的炸彈爆炸後升起來的火烟，我想得到又有多少人正躺在血泊裏，多少人要流轉在艱難的飄泊，沒有什麼我好說的，到這時候還依舊只能握筆真是恥辱。想到自己從遙遠的農村茅舍中長大，曾經是一個時時從板窗中探首看管瓜果地的農家子時，感慨真難訴說，在港的那邊的村舍應該是望得見喬麥着花的季節了，可是那些村舍却已全空，籬羅會爬滿那窗台的，想到那些板窗上都有雖已剝落却都是死去的媽親手糊上的「桃花紙」，我真譴責自己年來的在外流浪和這一次避難的遷徙。作爲一個真真的人的時候，爲什麼可以那樣隨便的離開自己所成長而且是祖先們埋骨的地方？

對於戰慄的玻窗我感到厭惡簡直是憤怒了，可是，港那邊炸彈爆發的火烟還在漸漸升起又升起……

簡直每個鄉村都遭劫難，都遭荼毒，中國這回不僅是「門戶開放」而且連窗子也給打開了，已經給人打開的窗子想再借重窗帷的掩蔽是無用的，跳梁小丑有的是貪得無厭的狠心。可是，打開窗子也不見得是壞事，讓「小丑」可以看看我們壯烈的場面。四萬萬五千萬的同胞人心未死，四萬萬五千萬人便是四萬萬五千萬座堅固的牆。

我這麼說，決不是誇張或者哄騙，這是真實！記得有人說過：「人類的眼睛是人類心靈的窗戶，」假如這話是真，那即使我們去開我們戰士的英勇不談，憑窗外半點鐘以前還在掘壕的鄉民們的幾

十對發光的眼睛，我就敢替我們的勝利作堅強的保證，每個人全都是那麼勤奮，那麼誠懇……陽光下就只見幾十把鋤頭飛舞和鋤頭用力地啃着泥土。

回頭我還看見黛莉手中抱着的蕾寶了，還不滿整整一歲，「心靈的窗戶」却已是這麼明亮。我不免暗暗吃驚也不免暗暗欣喜。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比我們還要堅強的後一代人，鬥爭是要永恆的持續着的，他們將會告訴一切想偷盜我們利益的「竊賊」，他們是中華民族光榮的子孫。

呵！索性把我們的窗戶打開得更大一點也好，我們需要自由更甚於需要空氣，讓我們自由和空氣一道流進來吧！

樓閣（嘉陵散記之一）

近來我有一種癖好：愛在山頂，清晨或者黃昏，用目光撫摸鱗次櫛比的市屋。清晨看一幢幢屋頂在霧中漸漸揭現，黃昏又看一幢幢屋頂在霧中淡下去。

這也是一種好景：屋頂灰的，黑色的，淡黃的茅篷，一添點「清涼亭」的碧瓦，排列得那樣整齊，又那樣有風趣。

環抱着這麼多屋宇，嘉陵江靜靜的流。

嘉陵江對着那樣繁榮的市面，應該有和我同深的愛好呵！幾千年它流瀉下來，熟睹了多少鎮市的興衰。但是不，春天我看見多少屋宇在河邊建樹，夏天，嘉陵江却完全吞食了它們；如今，秋天，屋宇在河邊一幢幢又繁榮起來了，那是一些我在山頂上望不清楚的小屋：茅草的屋頂，臉色臘黃，憔悴終生的力佚船夫的家。

看到那樣淡黃的茅舍，再想到嘉陵江上船夫的歌，和終日在垃圾堆煤屑堆搜索的苦孩子，心便被苦痛磨折着。

但是，就在市鎮中心，不少富麗的樓閣正在建築，我常數着嶄新的屋頂。一連串洋房接着洋房，高

樓挨着高樓，多事的人替有一條馬路換了名字：下江街。

「下江街」多少次我嘆息過來。在下江，多少富麗的樓閣，用巨量的金錢和血汗建築起來；起重機，匠工一滴滴汗水流下土，這情況我怎會忘記？但是今天，是怎樣一種劫運？富麗的樓閣都成斷壁殘垣！能夠保全生命，又是怎樣一種僥倖！但也就是今天，我們又在用巨量的金錢和血汗建築樓閣，準備在另一個劫運下毀滅。樓閣，消耗着多少血汗！多少金錢！

想想嘉陵江上船夫的歌，想想終日在煤屑堆里生活的孩子，想想臉色臘黃，憔悴終生的匠工，難道說那樣的生活是「命定」的悲劇？

如果高樓上會有窗戶，如果高樓上會有人喜歡推窗望，那末，望望「河街」吧！看那里人怎樣生活着，而自己又怎樣生活着！

而且，「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在今天，我們還能在自己的國土上築起樓閣，是靠了多少人在流着血保護這塊土地，多少人又在準備為這塊土地流血。

樓閣會長在嗎？讓聰明的人回答我：不想看誰願意使自己的子女終日生活在煤屑堆？誰願意做終生憔悴的苦人呢？樓閣會倒的；因為無數富麗的樓閣却建築在無數辛酸的血淚上面。

在今天，我們還能化無數金錢和血汗建樹起樓閣，等待另一個劫運來毀滅嗎？今天我們只有用所有的力量和目前的劫運去艱苦的搏鬥！

也許有人會誤會我是建設的厭惡論者，我必須指出那是嚴重的錯誤。我也愛建築，但我更愛搏鬥的勝利。我以爲：「只要山河能留得在，總會造紀念你的廟堂。」

幾時在清晨或者黃昏，我能用敬愛的目光去仰望鱗次櫛比紀念壯士的廟堂呢？

歌者（嘉陵散記之二）

我懷念江南，秋天的歌者。

不是風塵滿面沿街的賣唱者，也不是晚間在冷巷里摸索着絃管的樂人。我說秋天的歌者是金鐘兒……

從小時候我就有那樣的癖好；歡喜把金鐘兒小心翼翼的放在牛角製的精盒里，在清晨，炎熱的下午，或者深夜，聽它像鈴樣清脆的鳴聲。對這秋天的歌者，我的熱愛是難描摹的：用玻璃燈罩去山林里捉它的時候，多少次我讓碎玻璃片和荆棘刺傷了我小小的手指，而從不想埋怨一句。有些時候找不到牛角盒，不管受傷的手指正束着紗布，又小心翼翼的用彩紙，玻片爲它建築精緻的家。秋末冬來，自己換上冬衣的時候，也幾曾忘掉它，爲了給它溫暖，人常常可以聽見它在被窩里奏着音樂。

可是如今，我無話說。我怎會想到自己會流亡到離家鄉五千里外的嘉陵江邊來？清晨，我起來時望着公園滿地都鋪滿落葉，我知道秋又深了。對着異地的秋深，好多個黃昏，我在淡淡的燈暈下，又一次的懷念江南秋天的歌者。

自然，流亡到嘉陵江邊來，我沒有昔日的閑情了。再沒有心思來爲金鐘兒建築精緻的家（因爲

在今天，敵人的兇暴逼着我離開了家，今天，我是一個無家的流亡漢。而且煩忙的工作和對於故鄉的惦念，使我在一切場合上似乎都忽略了關心，在異地，一個秋天將在我眼前過去，金鐘兒鈴樣的聲音，却沒有一聲響到我耳邊來。

我的結論是：江南秋天的歌者，四川沒有。

在嘉陵江邊，真沒有歌者嗎？不，清晨，月夜，或者美好的黃昏，歌聲會從遠處輕輕飄起來的，不論男聲和女聲，全那樣美：

「黑龍江上，長白山頭，江山如錦繡……」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那兒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每次聽到那些歌，心里總不大好過。是的，祖國有遼闊廣大的「江山如錦繡」，但也沒有別的國家會比祖國更受屈辱。想着天一邊，家鄉小池塘邊的蘆葦一定已經搖白，但有着五十一歲爺老年的華白，却只能遙遠的爲他老人家祝福。可是，我應該聲明：那樣的歌者唱起那樣的歌時，全都嬉皮笑臉。在有些美好的夜晚，還挨着他戀人的臂膊。他們唱救亡歌曲是一種娛樂，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消遣。

於是，我想起金鐘兒，當我用玻片彩紙爲它築好精緻的家時，它們是不會吝惜它們鈴樣的鳴聲的。而現在，嘉陵江邊的山林多好！黃昏，月光替樹梢鍍亮銀色，我決不想埋怨他們有時甚至唱着戀歌。

只是，今番我想起金鐘兒時，我忽然省悟了兒時捕捉它的不該，因為金鐘兒古老的家既然在荆棘里，難道它能在狹小的籠子里永遠地自鳴得意而不覺着恥辱嗎？

十二月二十日，北碚。

球（嘉陵散記之三）

紅色的球，白色的球，綠色的天鵝絨……

球在天鵝絨上滾着，年青人有明亮的脖子和純熟的技巧，從這邊溜到那邊，也和球一樣活潑的滾着。

這不是一件尋常小事，注意：球桿的尖端，和你的目光及你想襲動它的那個小球，必須使這三點聯在一線；然後你從淡淡的燈暈下，射出一隻眼，輕輕推動桿子，就在這推動桿子的「剎那，你還必須抑制自己有勝算的喜悅。別看這玩意兒小，却須有和前線的哨兵，射擊敵人時一樣的沉着，冷靜，準確。於是，「卜」的一聲，稱贊你自己好眼力，你沒有擊錯那一個意想中的小球。

紅色的球，白色的球，在深綠色的天鵝絨上滾動了……你再操着桿子，換一個角度，換一個方向，再來。

可是，也別說那玩意兒太耗人眼力，太難，在彈子房里多少年青人有熟練的技巧，而為我所矚目。燈光淡淡的，反映在綠色的天鵝絨上，把時間一分鐘一分鐘的消磨，那也是好事。只是，怪我的心情不好。

我想着過去那些美好如天鵝絨的日子，美好如天鵝絨的家園，而今天災難迫着我，如同紅色的球，白色的球一樣，我從過去美好的記憶里滾出來了。

我熱愛過球，春天，田野上小草長得如同天鵝絨一樣柔美溫軟的時候，多少次我揮動網拍，看球和流星一樣在我眼前飛過；我也熱愛怎樣去操縱桿子擊中我意想中的球，使它在天鵝絨上滾動；但是，今天，我不會忘記迫着我從美好的記憶里滾出來的，是怎麼一種災難，不使災難在我們面前「屈膝」，什麼時候我們再能捕捉和天鵝絨一樣美好的生活呢？

我愛球，但我更愛能使球猶如流星般飛躍的廣大的祖國的土地。今天，國家正蒙受着無比的劫難，你還能企圖長久沉浸於天鵝絨一樣美好的生活嗎？

我不敢有那樣一分奢望：你能夠馬上揮掉那根打彈的桿子。可是，當你的白光每晚上瞄準紅色的球，白色的球的時候，我企求你能有這樣一個想念：

「今天，我們瞄準應該聯成一線的三點：我們的眼睛，槍口，敵人。」

把你想擊中它的球設想做敵人吧，然後你再和前線的哨兵一樣沉着，準確的射擊，要敵人滾出和天鵝絨一樣美好的，我們祖國的每一塊土地。

想飛（嘉陵散記之四）

公園里面有過兩隻鴛鴦，兩隻雁子。鴛鴦因為一隻死了，一隻跟着也死；雁子一隻飛了，一隻却依舊寂寞的活着。

無數遊客們來了，看着竹籠里寂寞的雁子又去了。沒有人知道公園里曾經有過死節的鴛鴦，知道了也頂多可惜不會見到鴛鴦羽毛的豔麗。誰注意雁子悲慘的命運呢？雁子寂寞的活下來，不只一天了。

難道說雁子甘心在竹籠里享受寂寞的生活？為了竹籠里有芭蕉，有一份不勞而獲的食糧。應該是怎樣一個回答呢？「不」或者「正是」。

我是常常徘徊在竹籠前面的，却不知應該代雁子選那一個回答好。

雁子，如今飄零在異鄉的北國的鳥，好多次我把雁子的命運譬如做自己的命運：

「十二月的夜空下，孤零零我飛，我叫自己的翅膀，歇無限幽怨。」

這樣感傷的詩句我寫下來了，但是我又塗了去；我想到憂傷，我又想到死滅的鴛鴦的命運。我明白自己憂傷只有使自己死滅。

那末，屬於雁子的回答應該是肯定嗎？

「不。」

在北國的原野正烽火連天的時候，雁子自然不該如鴛鴦那樣，把「小夫婦」間的愛情，給予過分誇張的估價而自就死滅；但是，也正因為北國的原野正烽火連天，難道雁子應該安於一個有芭蕉，有不勞而獲的食糧的竹籠？

不勸人輕生決不是勸人苟安。

那末，什麼是雁子的回答呢？你猜！她應該活着，但她應該明白活着是爲的要復仇。只有一個回答：雁子應該撲向她古老的家鄉——國的原野去。你沒有猜錯。是的，雁子應該想飛。

一月二十一日燈下。

這一類人（嘉陵散記之五）

我從這一類人身上可以捕捉兒時的記憶。小時候我多少慷慨，把無盡的羨慕與迷戀施捨給他們。而今天，我沒有想到，在嘉陵江邊，我又有幸遇到這一類人。

一個小小的攤子，七八團彩色的餡糖，一張會吹的嘴……這樣，多少孩子因了誘惑把無盡的羨慕與迷戀施捨給他。

用什麼來報答孩子們慷慨的施捨呢？他僅僅只有一份技巧。

可是，不要埋怨人一份技巧中什麼用人能有一份技巧也已經應該知足。

看他把餡糖揉着，捻着，放進模型里，吹着，輕輕的揉，輕輕的吹，於是出來各種各樣的花樣：「耗子偷油，」「萬歲爺坐梅龍鎮」……於是，孩子把錢交給他手掌心，而且不僅是錢，把無盡的迷戀和羨慕也交給他正在揉着，捻着，餡糖的手指。

耗子和萬歲爺全是空肚的；但孩子却像捕捉住了活的耗子，捧着活的萬歲爺那樣，懷着喜悅的心情走了。

這一切沒有別的，就全賴賣糖人一份技巧，技巧使空虛變為美麗，騙取了孩子們所有的喜悅。

這是一件應該令人鄙視的事情，也許孩子讓偶然的機緣，擊碎他以為活的耗子，活的萬歲爺，而發現他們全無心肝時，孩子也許會傷心的哭泣的……

可是，還有更令人鄙視的事情，還有人有比賣糖人更險惡的技巧……

那些人有比賣糖人吹得更好的嘴，更靈活的手腳，他們愚弄我們，如同賣糖人愚弄孩子，他們從整套的模型里，他們製造耗子，製造萬歲爺，而叫我們在他們製造出來的耗子，製造出來的萬歲爺跟前屈膝。

這一類人為數可不少，閉起眼睛你想：近衛，平沼，有田……還不是那樣一套你再想想：溥儀，王克敏……又是那一類人仇人所一手製造出來的可憐的耗子，可憐的萬歲爺……

難道我們真愚蒙如同孩子？難道我們願意在傀儡跟前屈膝？

讓敬愛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用一致聲音回答我：「不」

那末，作為從愚蒙中醒覺過來的孩子應該怎樣？作為不願在傀儡跟前屈膝的人應該怎樣？

只有一個方法，那是粉碎他們險惡的技巧——你一定早知道賣糖人一手製成的耗子，萬歲爺，經不起打擊；而今天，我希望你明白，那一類愚弄我們的人，那一類傀儡也是最經不起打擊的人。所以今天，我們要一齊動手，（不許那一個一躲懶）打擊敵人，打擊敵人的應聲蟲，打擊敵人一手製成的傀儡！

二月二十四日北平

堡壘（嘉陵散記之六）

家

山鎖着山，堡壘望着堡壘……在嘉陵江邊只有這一方小小的天下。

說這方天下太小決不是虛假，遠處是山，近處也是山，黃昏，望着山上土黃的堡壘，我一次又一次懷念長江三角洲的平原。

平原是在遠山的一邊呵！知道今天平原上胡馬縱橫，是怎樣一份天下？好多次我一個人極目遠眺：堡壘望着堡壘，山鎖着山，幾曾見中原燎天的烽火？於是，我厭惡山，厭惡堡壘……

嘉陵江在月下靜靜的流，生活在嘉陵江邊的人正靜靜的酣睡，中原的烽火不會燒到山的這邊來，山的這邊多少人忘了烽火的中原！星光下，多少次只有我一個人默默弔失去的山河。

我不會忘記中原無盡的遼闊，多少歲月我在平原上尋夢。一個春天接着一個春天，薄暮，我駕着如飛的自行車馳過大野，把少女在桃林里笑語拋在後邊，星光下有時也愛泛舟，看槳之步伐跋涉過淺淺的河床，把月光一團團揉碎……

然而誰料得到？今天中原會燃起燎天的烽火？誰允許敵騎縱橫祖國的天下？我沒有話，星光下望着遠處近處的堡壘，我明白了我們一向來太忽略了敵人！

不錯，中原是遼闊的，但中原就嫌也太遼闊坦蕩，而且堡壘是那樣的少！就這樣讓敵騎輕騎闖入，就這樣讓敵騎踏遍中原。我還應該厭惡山厭惡堡壘嗎？

「不。」

我只有愛好堡壘：雖然山是一份天險，但保持這份天險就全賴堡壘的堅強。

誰說中原的烽火不會燒到山的這邊來呢？敵人有的是無盡的野心。難道山的這邊的人還能靜靜的酣睡嗎？讓空的堡壘望着堡壘。

今天，我們不能再讓這裡的天險淪入敵手，所有在山的這邊的人都應該從酣睡中醒來；今天，四萬萬五千萬人應該都是堅強的堡壘，四萬萬五千萬堡壘應該聯成一座金城！

敵人的想進來嗎？嘿，看我們堅強的堡壘，看我們射擊……我們的射擊是不會停止的，除非敵騎縱橫的中原，再是祖國的天下！

二月二日，北平。

網（嘉陵散記之七）

在江南的水鄉，我喜愛一種景色：淺淺的河床上泊着漁舟三五，古樹的枝桠里張着破網；夕陽鍍亮垂在網底的錫管，一條條都成黃金。

歡喜看漁夫們終年摸索在江河里紫紅的胳膊，也歡喜看夕陽里林間破網一眼眼閃着金光。

我不會忘記五年前遷在一支小河的邊緣，小河里是漁族的家：春天看魚在水草叢中逡巡；夏天風搖落桐花，桐花浮在水上，魚在水上嗟嘆……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安靜的小河上闖進了第一隻漁船，接着兩隻，三隻……

漁船只有愈來愈多，小河里的水便沒有了澄清的日子；從此無法再看到河底搖曳的水草，河底搖曳的水草也應該不再是漁族溫暖的家了。漁船一艘接着一艘掠過小河。

漁人捉魚的方法是多種的：有叫鸕鶿，鑽入水底，去擒一尾尾柔弱的小魚，有在船上用魚叉瞄準，專候出游水面的大魚下手，而最容易也是收穫最豐的，當然是撒開一張巨網，向河中心沉下。普通漁夫們下網時都先在滿河敲響梆子，於是，不知怎麼的魚便會大批的集中在河心，網下去又提上來時，便是沉重的一堆，陽光下閃爍着漁人的笑臉，魚鱗的銀白。漁人便這樣擾亂了小河的安

靜，擾亂了小河里魚族的和平的夢……

可是，讓大家回答我：究竟從什麼時候起，祖國的海岸，第一次闖進了侵略者的漁艇？他們看祖國的同胞如同魚蝦，一網網捕捉，一網網殺戮！多少次面對着薄暮的夕陽，我爲淪在浩劫里的江南的水鄉嘆息。

到嘉陵江邊來我沒有看見過一次網，但我却一次又一次的見到魚，我懷念留在江南水鄉的同胞。

難道我們真柔弱如同魚蝦？難道我們甘在×人的網里就擒？難道我們還幻想魚族的和平的夢？沒有別的。今天，我們只有用力衝出×人的網羅，再來討回自由的海岸！

● 鰱鱖是一種黑色的水鳥魚是牠們唯一的食糧

二十七年五月八日，北碚。

賭（嘉陵散記之人）

在最大的失敗中還能有餘勇把握住最大勝利希望的，只有是賭博的人。錢一注一注擲下去，也一注一注放進別人的手里，囊底空空的時候，應該是最大失敗的時候呵，但是，不在最大失敗中他們依舊不會放棄最大的野心，於是，借債，上當舖子，再把錢一注一注放進別人的手里。他們的野心是無可滿足的，算或然的命運使那個借債來賭的人贏那麼一次，贏來的錢已有還債還本足夠的數目，該是洗手不幹的時候了吧，但是又不，骰子又擲下盆去了，錢也擲下去，他們無盡的野心，企求一個更大的勝利，一直到更大的失敗，再抓住了它，一直到更大的失敗使他們輸出了自己的生命。

這樣，許多人厭惡了賭博，而法朗士却歌頌了賭博的人。

我同意法朗士對於賭博的歌頌！不會忘記小時候鼓着紅紅的小臉頰，把骰子用力的擲下去，看骰子在盆里旋轉又旋轉，心里是描摹不出的興奮，有好些時候我輸出了我的孤注：心愛的泥人和自己好容易一張張積下來的畫片，但是，是賭博給我的興奮，我不會忘記哭着向媽討一兩個銅元再來。可是，如今，如果有人說我對賭的愛好依然不減當年，我却覺得必須糾正這一個錯誤。雖然，這些年來，如果把「情場」當做賭場，把社會當作一個大的賭窟，我也曾經一次又一次輸出自己年青的

熱情，但是，說那是賭博嗎？我沒有一次那樣想過，我把我的熱情輸出事業，我只覺得我應有那樣一份慷慨。對社會上存心和我賭博的對手，從沒有給他險惡的技巧以一份我的關心。

如今，到嘉陵江邊來，我仍常常見人賭博，但我對賭博簡直寒心了：我想到這些年來社會上和我賭博的對手的技巧的險惡，我想到敵人在祖國孤注一擲，敵人的賭博是怎樣冒險的賭博呵，無數日本良善人民的血輸出來了，無數日本蓄積的財富輸出來了，但是和無數賭博的人一樣，敵人有的是無可滿足的野心，無數日本人民的血在繼續輸出來，無數日本蓄積的財富也在繼續輸出來。

現在是敵人借債，上當舖子的時候了，我在燈下讀着他們在廣州開賭場來挹注戰費的消息，敵人到借債上當舖子的時候還不肯停止賭博的冒險！

無終點的賭博！我們不是愛好賭博的民族，但今天既然正義和野蠻競賽，在爭取必然的勝利之前，我勸人也不要忘記放下自己的血本。

遠征人（嘉陵散記之九）

不必是那種老年人輕微的呼喚來催醒我去「祝福」，●為隔岸響着零落的農家爆竹聲，我一個人也從記憶的夢里醒覺過來了。窗外是一片黑，風在狂暴地掀動糊窗的紙，澈夜長流的溪水依然輕輕奏着音樂，落在異鄉遠征人的耳邊時，却是幽怨欲絕，冷巷里三弦子悲涼的夜語了。

是誰的手指在彈弄呢？一聲一聲輕彈着遠征人暗紅色的夢。

遠征人是有過豔麗的紅色的夢的。可是，是怎樣的一種不幸呢？古老的家鄉里第一次闖進來了敵人，烽火燒遍了江南，血在每一個方向流着，能夠讓敵人屠殺自己嗎？能夠讓自己忍受屈辱的生活嗎？於是，遠征人的眼里飽含着眼淚，開始吉卜西人的流放。紅色的夢蒙上一層灰色的悲慘，夢變為暗紅色了，而暗紅色是到處凝凍着的血的顏色！

遠征人如今更從暗紅色的夢里醒覺過來了，窗外響着零落的爆竹聲，又是老年人用輕微的呼喚來催醒子孫們去祝福的年節呢！

老年人還和往年一樣健在，會摸索到每一個子孫床頭去一個一個喚醒嗎？老年人摸索到一個空空的床頭會知道遠征的孩子流放在那兒？

這是真情，一個人夢醒後是悲哀的，那樣想着時，我眼里有淚了。

然而，想着侵略者破壞了一切和平的歲月，即令老年人有一千次「祝福」的祈禱，也莫想換來侵略者一個正義的覺醒時，我馬上省悟自己流淚的不該了。

我只希望爆竹使所有遠征人都想起昔日那一份和平的歲月，而和破壞和平的侵略者鬥爭。願遠征人都從夢里醒來，都擎起自由的火炬。

● 這是紹興鄉間流行的一種風俗，陰歷十二月的邊緣必須選一天吉日的夜半，請「祝福菩薩」以祝來春一年的順利。

二八年二月十九，北溫泉桃林

天下

披着滿身陽光，挑了一個四川難得的晴朗的禮拜天，我去敲一個寂寞朋友的家門。門輕輕的開了，朋友握着我的手，似乎責備我來得太遲：「到這時候才來，兩個鐘點我寂寞的等待過去了，你看我的『天下』只有這間陰暗的小房……」

我向他表示歉意的點着頭。這樣，我第一次知道了天下有些人苦悶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天下」只有一個房間。於是，無數的懷念，無數我所熟識的人們的笑語，在我腦裏自由的馳騁起來了。苦惱的問題像獵人張羅鳥雀的網那樣網住了我：知道我所關懷的一切我所敬愛的人，他們有怎樣一種「天下」呢？

當然，我的懷念最容易飛近莉黛的身邊，莉黛，我的年青的十九歲的妻子，今天，她那樣忍心，拋下我一個人走了；現在我的情況並不比在我面前的寂寞的朋友會更好一點，我的「天下」也只有陰暗的小房。而且小房里壁上她的剪影，她曾經用纖細的手指彈過多少回的桌上鋼琴，……一切物件都鏤刻着她的聲音，她的笑貌，在陰暗的小房里，我幾曾敢大胆正眼望過每一件物件呢？爲了怕我的懷念更苦。今天，雖然莉黛走了，但房間依然是莉黛的「天下」。

知道莉黛如今有怎樣子的新的「天下」呢？於是，我想起一個月以前，她寄來的那幀珍貴的照片來，那裏山鎖着山，堡壘望着堡壘，呼嘯的礮彈猶如流星，閃亮了江南的天的一邊，就在那樣廣大的「天下」中有她，有我的莉黛。

於是，望望陰暗的小房，我只有抱怨我面前寂寞的朋友了。

「我想不到這樣的戰爭，這樣的艱辛的流浪還不能改變你憂鬱的性格，陰暗的小房以外還有你的天下，只要你能設法走出陰暗的小房……」

我在我的記事冊裏仔細的檢出莉黛爲我寄來的珍貴的照片，我說：

「你看，這也是一種天下，這是從前在陰暗的小房間裏的莉黛的天下。」

「怎麼莉黛走了？」

「是的。」

「走了多久？」

「三個月還差八天。」

「你怎麼好讓她走呢？」

「因爲她常常說牠的『天下』只有一個房間。」

被我這樣針鋒相對的答語所惱怒了，朋友說話提高了嗓音：「你在罵我，你這個人一點不懂得

友情：難怪你讓莉黛走了。你想想看，莉黛，一個年青的女子，這樣兵燹馬亂的祖國，你放心她一個人出走？」

「我放心的。你看她現在不是有了新的天下？」

「你這個人全無心肝，新的天下！萬一她有個吉凶禍福……」

我想告訴朋友，萬一莉黛有個吉凶禍福，我願意獻出我自己的生命交給莉黛，沒有創造完成的天下。但是，朋友搶着我先說了：

「你一點不知道寶貴女人的愛情，難道你這樣算是對她，一向來對你誠摯的關心的報答？」

我又想告訴朋友，難道對於一個誠摯的愛情的報答，應該把愛情的給予者鎖在陰暗的小房？但是機會不允許我，三個朋友的同事，此刻也來敲我寂寞的朋友的家門。

他們是應我朋友的邀請來打牌的，打牌的桌子安排好了。朋友低聲的告訴我：「你看你來得這樣遲，以致我另外約了朋友。我知道你對牌沒有興趣，但你要原諒我，我的生活裏如果沒有酒和牌，我不知要怎樣來挨過……你坐一下，等一會我們再談。」

這樣，我來不及把我要告訴朋友的話，告訴朋友。但是，我忍耐的在牌桌旁坐了下來，爲了要想等一會再說。

牌聲洪亮的響着，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在礮彈呼嘯下成長起來的莉黛。

牌打完的時候也是星子鑲滿藍天的黃昏，（我的忍耐是可驚的呀，從下午三點鐘一直在牌桌邊坐到下午九點。）送我出來的時候，朋友又低聲的告訴我：「原諒我，我太疲倦了，下個禮拜我來看你……」

我看看朋友惺忪的眼睛；許多我想告訴他的話我都用沉默嚥下來了。但到最後他和我握手的時候，我到底忍不住我的諫言：

「希望你的生活中能沒有酒和牌，洛孟！你看，你的小房外就有這麼大的天下……」

我用手指點滿天的星斗，朋友會知道在另一邊天下，呼嘯的礮彈猶如流星嗎？

第三天，我把洛孟對於生活對於「天下」固執的看法告訴另一個年青的朋友時，朋友搖搖頭嘆息着：

「你不必把過奢的希望付諸這一羣人身上，要企求一個人的本性轉向，那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要我對洛孟完全全放棄希望？」

「只有這樣，既然他們天下是酒和牌，霓虹燈下的寂寞感……」

「然而他是聰明的呢！」

「沒有辦法，有時候聰明只能使人作惡，天下的事情往往如此……」

朋友的結論使我不敢相信，洛孟那樣一個年青人，我能不給他一份奢望？而且，正在那個替洛孟下定論的朋友走後不久，洛孟的短簡便送來了：

「布德：

這個禮拜我準來看你。我私生活之間近來已沒有酒和牌，但是我更加苦惱。此刻站在黃昏的窗前，我的感慨是：暮色與暮年，我往那兒去？

晚安！給你祝福！

洛孟。
即日」

我沒有說話，我只有把對洛孟一切希望安置在禮拜天的期待上；窗外是一片靜，人聽得十分清楚，楚匠工鑿石子的聲音，一聲又一聲，飄散在寒空裏。

如果石工也會知道，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天下」，還有精緻的吃喝，精緻的房間，而還厚顏埋怨自己的「天下」太小的人時，石匠將怎樣安排他的貧窮和勞苦呢？我又將怎樣去告訴洛孟，石匠的「天下」只有貧窮和勞苦？

一個禮拜過去了，又是一個晴的禮拜天……

上午，鐘正敲過十一點，洛孟來了。那時候是不適宜展開嚴肅的話題的，人常常會把思慮放在計劃怎樣去用午餐？

但是，就在午餐的席上，警報響了……

「我們躲避。」我招呼洛孟，我們出後門，跑過街，跑上山崗，在山林裏一家農舍前站着喘氣。農舍裏有一個老人，他招呼我們：「先生，請坐。」過一會他又輕輕的嘆息：

「先生，這年頭真不好過。」

「是的，你們怕不怕？」洛孟答應着。

「我們不怕。」

山林裏的老人有這樣勇敢的信心使我惶惑，但是老人的話沒有一點虛假，他用他的行動證明他的語言的真實，他在安閑的用他底午餐；X樣的呼嘯像就在屋頂盤旋，然而他沒有放下筷子。

「你老先生一定不曾見過炸彈的厲害。」我這樣的發問是難怪的，不是我鄙視老人，是我想起只有沒有被火烤炙過的孩子，才有勇敢的玩火的愛好。

一個意外的回答：「怎麼不知道？前些時候炸彈掉在一個古松林，十幾株大樹都連根拔起……」

「那麼，你怎麼不怕？如果炸彈就掉在你們屋上。」我爲洛孟這樣冒昧的詢問，着實感覺不安。但是老人笑笑，一點沒有生氣。「先生，不會的，我一家里人都有好心地，天不會瞎了眼睛。」

老人說話聲音還和說「我們不怕」時一樣堅定，但是到此我却明白了老人不怕炸彈的原因是信賴着「天」，天會叫炸彈不燒好心人的家屋。

我有無數話想告訴這老年人，但是想到「要一個人的本性轉向，是比登天還難的事情」時，我又沉默了。

警報解除的時候，洛孟用怨懟的眼睛望着我：「你看，一個農夫還有比我更大的『天下』，除了茅舍，他還有他信仰的宗教……」

「陪我到阿鳳家里去走走，沒有了酒和牌，我的苦惱只有叫女人給我安慰。」

我難道還該沉默嗎？我們的祖國是那樣的「不幸」：有些同胞無知的固執的信賴着「天」，明白「天」不可信賴的有知的同胞又固執的把自己交給頹廢的生活……這樣，×人的飛機才敢呼嘯在我們頭頂，×人呼嘯的砲彈才敢不絕的發射如同流星……

即使「企求一個人的本性轉向，是比登天還難」我也無法沉默；願所有祖國敬愛的同胞回答我：

「如何使今日敵騎縱橫的中原，再是祖國的天下？」

四川北碚，三月五日。

雨天

我不是一個生來歡喜雨天的人，但因為你的喜愛，我也不禁鍾情了。我不會忘記你在雨天上告訴我了怎樣一個動人的故事，也不會忘記在雨天上你怎樣怕和我作別，一個人載着征塵，載着雨絲，載着滿懷的悵鬱靜悄悄去蘭州，也不通知我一聲。

我想給你沉重的怨懟的，沉重到你二十一歲壯健的肩膀都擔當不起。但是，難道說我一點不知道你心里的陰雨嗎？不，這些日子來，我們雖然相聚不久，但我却從你的笑眼里知道就在這雙明亮的眼睛里，你常常在夜半掉淚，明亮的眼睛遮蓋不住你心里的祕密，我開始知道了和你明亮的眼睛恰恰相反，你心里還有一個濃暗的雨天。

你是一個古怪的人：愛好孤獨又不愛好孤獨，幻想愛情又胆怯於愛情的捕捉，也幻想一個遙遠的長征，爬過太行山，爬過天山，又顧慮自己會在太行山邊，仰望白雲灑不盡思鄉淚，在無邊的沙漠怕駝鈴催你入溫柔的懷鄉的夢。更想面對着神聖的烽火呢。可又怕血腥，炮火的濃烟……

就這樣，一朵陰雲壓一朵陰雲，織成你心里雨天的濃暗。

雖然，一樣是雨，可也有各種花樣：春三月的毛毛雨是一種溫馨的甘露，夏天，張着詫異的眼睛，看

暴雨自天而降，雲堆里爬動着金蛇，那又是另一幅光景，到秋天，聽午夜細雨敲響芭蕉，自然，不禁有寂寞悲涼之感了。知道在你心里的雨天，是怎樣一種景色？

和謎一樣的難猜呵！多少個白晝連着黑夜，我細心猜度你心里的天色。知道是春風挾着細雨，或者是一個恐怖的风暴？

一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心里有一個蕭瑟的秋天。你是憧憬過年青的華貴過來的，你也憧憬過社會和新生的太陽一樣溫暖，還夢想着人類和人類之間只有和平，幸福，安靜。

可是，智慧，豐富的人生經歷，是一柄無情的斧，今天，它砍破了你理想的皇宮的富麗，你明亮的眼睛看到的只是罪惡，黑暗，凶暴的戰爭。

於是，你感慨的嘆息了：以你這樣年青，不應該承受這樣豐富的悲慘的經歷。是的，你有一個年青的生命，却已有蒼老的心情了，像秋天午夜，聽着寂寞的芭蕉雨，我也不禁有悲涼之感。

我是最歡喜在寒夜聽誰家盲婦在冷巷里彈響三弦的人也，歡喜在蕭蕭寒影上紗窗時，聽梧桐搖落一庭碎雨。可是，你說，在今天，梧桐搖落碎雨也搖落雁子流亡話的時候，你我還能有那樣一份閒情嗎？

我想，你是會知道的：為什麼人類與人類之間，缺乏和平，幸福，安靜？為什麼人類與人類之間只有罪惡，黑暗，戰爭的兇暴說什麼好呢？答案是簡單的：因為一羣人要承受春天溫和的雨露，另一羣人就

不能不承受隆冬嚴寒的風霜。

誰使我們年青的生命就有蒼老的感慨？誰使我們流離逃亡到山城，到無邊的沙漠，到大野，把感慨不想訴給長風，甘心壓下來讓自己心里釀成一片秋雨？

所有這些，我想你我都是從血與火中被鍛鍊得堅強起來的人，你不會不明白，所以，我不想指摘你在雨，天里沒有明白的指出誰是你伙伴的仇人。我們不是沒有記憶，我們不是不知仇恨，今天，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難道說誰是我們的仇人還會混淆？

今天，我只有一個希望：不僅是你堅定你自己，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個人也一致更要堅定。我也明知你快要安抵蘭州了，蘭州是一個少雨的地方，而在四川，此刻也正是晴天，但最後一行字我仍要寫下：

「我們要一個大雷雨！」

下駄之憶

燈光下，望有淡紅，淡黃交織成豔麗的圖案的「下駄」，●心被一種不可訴說的困惱的情緒嚼着。

不要看輕這薄薄的兩塊木片，來自遼遠遼遠的島國呢？知道是誰家少女肯那樣慷慨，將自己的纖纖足趾常親之物，送與遠征人做了不朽的紀念。

遠征人曾經歷了多少次慘酷的戰鬥呢？而這載過少女纖纖的足趾，載過遠征人輕輕的撫摸，載過遠征人狂熱的懷鄉的夢的「下駄」，却不曾損失一絲豔麗；知道又是誰家癡情的少年郎？有那樣纖細的心情！

難道說這樣悲慘的故事的結局，還不應該使我有苦惱的情緒？癡情的遠征人今日一定早已化作屍灰了吧，癡情的少女，却仍在遼遠的島國，一定還常常去淺草觀音堂爲他祝福！

我不會忘記曾經見過淺草觀音堂紅色的帳帶，青色的帳幕，堆疊成雲；也不會忘記去淺草觀音堂的島國兒女，都有豔麗圖案的「下駄」。

●「下駄」即日本人穿の木屐

記得每次我都以好奇的歡愉的心情，跨進觀音堂的，而每次出來時，總不禁有悲涼之感：毫無疑義的，一方面是島國繁榮華貴的象徵，另一方面却有着這麼許多人被不幸，窮困，追逐着，而企求解脫，企求靈物的保佑。

知道是那一天，癡情的姑娘將半舊的「下駄」脫下，給與遠征人做了珍貴的紀念，自己再換上新新的一雙時，爲了給遠征人祝福，她也成爲觀音堂里虔誠的祈禱者了。

但是今日誰告訴她遠征人悲哀的噩耗呢？誰迫着她年青的戀人，非有這樣慘苦的長征不可？而她會知道嗎？曾經是自己踐踏過飛鳥山，小金井的春光，的「下駄」，曾經是她遠征的戀人什襲而藏的珍貴的紀念物，今日會落在我這麼一個異邦人手里！我也想什襲而藏呵；是有着那樣溫馨的記憶的「下駄」。

讓我們問：祈禱是有用的嗎？望着燈光下「下駄」圖案的豔麗，我却彷彿看見了島國人民悲慘的命運。

不幸的癡情的姑娘不祇一個，被迫死於侵略戰爭的少年郎也不祇一個，誰鑄造這悲慘的故事呢？誰發動恐怖的侵略戰爭呢？

是島國人民應該醒覺的時候了！這悲慘的局面是早該停止也早該制止的。

什麼時候島國的少年郎會知道槍口瞄準軍閥——這罪惡的根源。島國的少女再不用贈送自

己的「下駄」使壯士挫氣。全島國的民衆應該只有一個心願：用生命來換免自由。

我相信這一天是會到來的。

隔着遙遠遙遠的海程，我致意你們：已經蒙受不幸或正將蒙受不幸的島國兒女們，起來啊！

七月二十七日，四川北碚。

夢之類

還是和往昔一樣：自己以為聰明的時候，歡喜思索一些問題。所不同者，則是往昔年紀青，自己以為聰明的時候多，近來雖則年紀還是輕，但感慨却不免蒼老了。於是自以為聰明的時候則逐漸減少。但是，思索的問題不是沒有，譬如一切的東西都可分類，那末，夢如果也有種類可分，夢究有多少種呢？

我自己是有着各種各樣的夢的：沒有到四川來以前，巫山的挺秀是夢里的景物，而到了四川來則又往往做着哭泣的夢：夢里我年老的爸爸哭泣着，住過我爸，我祖父的八十年的古屋哭泣着，那一片江南的錦繡的土地也哭泣着。為什麼一切都只能哭泣呢？夢却悽然的醒了……

據說夢之國就建立在人之國的旁邊，多少人失足都掉在夢之國里去了。我既是自己以為聰明的時候絕少的人物，則常常掉入夢里的事情，自也不足為怪，於是在夢悽然醒了之後，又悽然掉進夢里去了。

這回是一個歡笑的夢：你剛從彈子房里走出，嘻開着嘴，而他，從游泳池和他的女友一起回來，這可以回想起她的笑渦怎樣和水的笑渦比美，她的牙齒比浪花的牙齒還白。我也只有笑着。為什麼一

司剛從哭泣的夢里走來，便能邁步於歡笑的夢里呢？

我這才省悟了，在歡笑的夢里我雖則也在笑着，但那是苦笑呵！原因是：雖則生長着哭泣的夢的地帶，如今隔得我那樣遼遠，但我仍不能忘記在生長着哭泣的夢的地帶，有我爸華白的頭髮，有青藤爬滿窗台的八十年的古屋。

怎麼說好呢？無數的人剛從哭泣的夢里出來，却立即沉浸在歡笑的夢里。無數的人則永遠哭泣着，爲了要建築別人夢里的歡笑。

我是的確只有苦笑的。但是，苦笑着，那些剛從哭泣的夢里出來的人物會因此而不忘記過去的慘痛嗎？還是那些終生哭泣着的人物會因此破涕爲笑嗎？於是，我有了第三個夢，想做這麼一個人物：叫那些狂歡的人物拾取慘痛的記憶，再去哭泣着的土地上戰鬥着，叫有華白的頭髮的爸，窗台爬滿青藤的古屋也知道歡笑。

難道這會永遠是一個夢嗎？哭泣着的爸，哭泣着的古屋，哭泣着的祖國可愛的土地，我們是如是的在夢里苦苦的懷念着。總有那麼一天，我們要親眼看見你們的歡笑，而不再疑心是夢。

九一八週年紀念前夜，北齋。

鄉景

自己性情的怪僻委實難說，這麼遼遠的從浙東經歷過七八千里長征過來，拋掉了那麼大一片土地，拋掉了爸五十歲年老的華白，還有永永那一雙彷彿到現在還在我面前閃亮的眼睛，可都覺得不大傷感，而僅僅只爲了在旅途中一不小心偶然掉落的一本「風景照手冊」，我却像小孩們敲碎心愛的泥阿福那樣，獨個兒背着黛莉偷偷地哭了兩次。

自然我現在是很窮了，像一匹蹣跚在沙漠的駱駝企望着水塘。可是，又寧願懷着受害的自尊心去小心翼翼地憑「難民證」領救濟費，寄給朋友們的「航平」中，可沒有一封曾經肯寫下要他們寄錢來那樣的話。相反的，我却在一封信中曾經不怕讀信的朋友麻煩，一再重複的提到，要他寄一點故鄉的風景照給我。我那樣誠摯的寫着：「我傷心我把那本小小的風景照手冊掉了。我記得我曾經告訴過你，我如果有一天要死，我也要看完了那小小冊子方才甘心闔眼。但誰知道呢？自己生命的列車還沒有駛到終站，我的珍貴的冊子却在一個小站掉了。我的悲哀是你可想得出的，我猶如我失掉自己的心肝……如果你手頭還有一二張故鄉的風景照，那朋友，我好不好求您給我這慷慨的施捨呢……」說我失掉一本冊子猶如失掉自己的心肝真一點也不假，一直到我握筆向朋友們乞討抵

價的時候，我還是爲我失去的珍貴深感痛心的，我是那樣癡情。

也許拗不過我的癡情，也許也有確實爲我癡情所感動的朋友們都寄來了照片。我這一份歡喜可不小，我是懷着如何強烈的喜悅去撕開那一封封來簡呵！淨寺，西溪秋雪，黃龍洞，……什麼都有，畫面的光暗，角度，都配得那樣適宜而且悅目，我的歡喜真是難說的。想到這些照片在平時即使肯出兩包巧格力糖的厚價也難得換到一張，而如今竟毫不費力的得來時，當晚我就去買了精緻的冊子來。在淡淡的燭火下，黛莉兩三次勸我早點安息，我都沒有理她，我是那樣辛勤而且細心，一幀幀慢慢地裝上去。

然而，誰知道，我並不能貼好幾多，另一幀照片後面粗率的題字，竟使我不能再貼下去，那是一幀靜靜的洋溪港。

不寬不狹的港面上水是那樣平靜，六月的繁盛的菱苗霸佔了小半個海面。菱苗的纏繞中像一匹水蜻蜓那麼的是一支小舟，船里面那兩個黑點，到現在我還能辨得出是黎央和我。想到那時因爲一不小心船被困在菱苗束縛里大家如何賣力氣想衝出重圍和黛莉在岸上因爲拍手狂笑過分而把她的釣魚竿也掉下水的情形時，我不自主的翻轉來看它的反面。

反面是一片粗率的字跡，黎央，我這年青的朋友用了比我失去冊子還要痛心的筆觸那麼寫着：「您記得洋溪港的菱苗曾經束縛過我們的舟子，而如今，一種可咒詛的惡勢力束縛着洋溪港比菱

苗細着船身更緊。可是，布德！我是不會忘記我是從洋溪港的懷抱中長成起來的，我必得回去。」

那些字是如何鮮明呵，這不是平常聽來快要膩死人的徒然的吶喊，這是可怕的誓言。我彷彿看到朋友寫那些字時冒火的眼睛就在我身邊，那樣亮。那樣有力，我怎能再安心的把一幀幀失去的山河的秀麗慢慢地裝上去當做自己精巧的玩意呢？這是如何使人心傷的工作，我幹不了。我這個人脾氣怪就怪在這些上，要就不想，一想着誰勸得了我？我忽然想起：我曾經看見過洋溪港上可怕而也是可愛的風暴，我也記得在它懷抱中我曾經怎樣捕捉魚蝦，還有那些純樸的鄉民，……而如今，知道洋溪港是在吹着輕輕的口哨子還是在作偉大的呼嘯呢？洋溪港畔的純樸的鄉民如今是猶如在我往昔獵捕下的魚蝦！無數人的血在那邊流着，無數人的憤怒在燃燒着……我禁不住流淚了。我明白自從我失去那本小冊子後已經是我第三次流淚，但第三次流淚，我是哭我失去的山河啊！我也要回去的。

我把那本新買來的精緻的冊子摔開去了，媽的，淚水滴着那發光的紙面，竟活像我朋友冒火的眼睛。

Ms322/697

種八十第書叢小火烽

獅子狩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

布德

發行者

烽火社
重慶沙坪壩十三號

總經理

桂林文化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

有著作權

禁止翻印

82

40222

21



3C
36
3 12